

新沂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88

要 目

台儿庄抗日前线劳军追忆.....	陆子权
淮阴医院随感	董 锋
回忆家兄二三事.....	赵兴让
新安镇史话.....	靳其成等
新沂水利建设骨干工程回顾.....	张载熙
烧包坠子血洗金圩纪实.....	乔继花口述 尹春未整理

新沂文史资料 第三辑



出版者：新沂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印刷者：新 沂 印 刷 厂
出版时间：一 九 八 八 年 十 月

目 录

纪念抗战五十周年

- 台儿庄抗日前线劳军追记……………陆子权（1）
牛滩战斗回想……………汪向口述 千里整理（18）
淮阴医院随感……………董铎遗作（25）
五华顶兵燹记……………南 圃（27）
接受日军投降的一段经历……………马 骏（38）

解放战争史料

- 北撤一角……………王庆华（43）

革命回忆录

- 回忆家兄二三事……………赵兴让（51）

新安镇史话

- 二十年代前后新安镇回忆片断……………新小田（60）
军阀混战中的新安镇……………师 程（66）
刘占标其人……………新其藏（72）
二十年代新安镇几个大学生……………新 樊（75）

窑湾史料

- 漫话窑湾.....挹江(79)
窑湾八咏.....张承启作 炳南注释(83)
民歌一首.....晓梦(87)

文 教 史 料

- 龙泉小学史略……张晓峰 王斌之供稿 叶琴整理(88)
张书樵
戏曲趣闻……………霍守义 苏轶(93)

水利史料

- 新沂县水利建设骨干工程回顾.....张载熙(96)

卫生史料

- 新沂县黑热病防治工作回顾 阎鲁风 (104)

社会调查

- 漫谈安清帮……………李勋太口述 吴本文整理 (110)
- 烧包坠子匪部血洗金圩纪实
……………乔继花口述 尹春来整理 (122)
- 更正…………… (129)
- 文史资料委员会换届(消息)…………… (17)
- 稿约…………… (130)

纪念抗战五十周年

台儿庄抗日前线劳军追记

陆子权

这次劳军活动，屈指算来，已四十八年，不少事情，久已淡忘，而参加这个慰劳队的十三个人，绝大多数已不在人间，现在确知依然健在的，只有笔者和孙克栋老弟（小学教师）两个人了。县政协文史办要我回忆整理这方面的材料，我经过长时间的回忆，仍觉得所得无几，而且琐屑凌乱，抓不住要领，幸蒙克栋热情相助，提供一份文字虽然简单，但多是极关重要的大小事件或情节，现在就把我们能够想起的在此次劳军的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，按时间顺序，理成十一个片断，臚列于下：

一、战局

一九三八年初，日本侵略军渡过黄河，加速南犯，国民党主力部队，步步后撤，徐海各县人民耳朵里的炮声，日益清晰，战局不利，人心惶惶，即使身居穷乡僻壤的老百姓，也深感国破家亦难保的切肤之痛了。至三、四月间，敌军已经进迫鲁南，战略要地徐州受到严重威胁。驻守在这里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，指挥所属将

士，倾注全力抗御敌人。当时放在前沿的部队主要是西北军、东北军、两广部队、云南部队等等，武器装备既差，指挥也不那么容易统一。幸而李宗仁将军处处顾全大局，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大义与将士相激励，打破畛域观念，率领所部各军奋起抵抗，投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鲁南保卫战。

四月间，南犯的日军，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，在飞机的掩护和坦克的前导下，冲破我军防线，向台儿庄猛扑，于是，一场震惊中外，名垂抗战史册的台儿庄争夺战的序幕便拉开了。

台儿庄，属山东省峄县，人口不过二、三万，是苏鲁两省接壤处紧靠大运河的重要物资集散地。而台儿庄既扼运河航运之险，又是陇海铁路支线台赵路的起点。占领这个据点，南可以夺取小陇海（陇海路徐州至连云港段的俗称），然后进逼徐州，东取连云港，西可以控制徐州以北津浦路各站，进窥徐州以西的杨山和萧县等据点，对第五战区令长司官部所在地徐州，从东、北、西三面加以包围。因此从军事上看，台儿庄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。台儿庄一失，徐州就难保了，至此，处于抗日前线的第五战区所属各部队，只有破釜沉舟，倾其全力来迎接这一十分艰巨的战斗任务了。

在台儿庄保卫战的进程中，前线将士无不同仇敌忾，誓与日本侵略军拼搏到底，加以李宗仁将军多次亲临前线，指挥作战，战区人民群众又给予全力支援，因此，士气十分旺盛，使台儿庄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

原来，进犯这一线号称日本王牌军的矶谷、板垣两个

师团，起初并不把五战区的军队看在眼里，指望不费多大力气，便可长驱直入，夺取徐州，从来也没有想到，会在台儿庄碰了这么个大钉子，日军伤亡两万余人，损失轻重不计其数。以致遭到日军大本营的严厉申斥。世界进步舆论对此无不深表快意，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。

靠近战地的邳县抗日动员委员会，也和其他靠近战地各县的抗日组织一样，在后方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，主要的如打击和镇压了一些蠢蠢欲动的汉奸土匪，维持了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秩序，保障了农业生产，使前线无后顾之忧，对这场战争给予有力的支援。我们经武、龙池（当时都属邳县）两乡合组的慰劳队，慰劳台儿庄前线将士，便是这些救亡工作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。

二、劳军的缘起和筹备情况

大约在“五一”节（1938年）后的某天，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，全国欢腾，我地尤甚，我在当时的邳县城里，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之命，带着盖有邳县县政府大印的命令和封条。准备率领青年数人，前往邳县东南乡查封袁宗凯和房绍舜两家大地主的粮食以备军用（除按人口留下必要的口粮和日用开支外，下余全部封存，并责成其负责保管。）。后因战局恶化，未能贯彻到底。出发前，适晤吴云培同志，他当时是青救团的宣传委员。我们一起去东关外体育场看望伤兵，看到汽车、牛车源源不断地从前线送来大量的轻重伤病员，因医疗和营养条件太差，伤病交加，情极可惨，而当我们上前慰问时，他们谈及在前线杀敌的情况，无不十分激愤，热爱祖国的感情，溢于言表。轻伤者还握

着我们的手，表示伤愈后，仍回前线，杀尽日本侵略军，报仇雪恨。我们听了，感激敬佩之余，更以祖国有这样众多的英雄儿女而感到自豪。从而更加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。

当时云培亦奉命赴东南乡执行任务，途中我们谈到在县城听伤兵所谈，目前前线的军粮并不缺少，所缺的是医疗器材以及副食品、日常生活用品如：小菜、香烟、鞋袜、毛巾等等。按当时我们家乡的情况，除医疗器材无法解决外，动员捐献些副食品和生活用品，是不成问题的。于是我们决定：回乡后从速开展捐献物资，慰劳前线将士的运动，其他工作，都可暂缓一步。并决定同去龙池找到小学教师崔林喧，共商组织慰劳队和征集慰劳品的问题，围绕慰劳工作，作出以下决定：

（一）立即组织龙池、经武两乡各小学（已停课）的师生，开展宣传动员工作。

（二）捐献物资，包括咸鱼、咸肉、成鲜禽蛋（先煮熟，以便携带）、干盐豆、黑咸菜、萝卜干、袜、鞋、毛巾、香烟之类，捐献的现金，随时购买香烟，毛巾等。

（三）一律用自行车运载。

（四）慰劳队的人数和车辆数，根据募集物资的数量来决定。

（五）限两日内筹备齐全，齐集龙池小学。

（六）出发后，当日晚上住宿岔河镇（在台儿庄东二十五里），次早迳去台儿庄前线。

经过两天的宣传劝募，共得慰劳品（包括现款买的）近一千斤，打成四十余包，分装在十三辆自行车上。十三位

慰劳队员，现在尚能记得的，有：吴云培、崔林喧、田增友、周庆凯、孙克栋和笔者六人，余均忘却。队员年龄，除田增友、崔林喧三十出头外，其余都是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和极少数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。大家一致公举吴云培为慰劳队长，于五月上旬的某日中午，从龙池小学出发，由队长吴云培带着县动委会的介绍信，打着“龙池、经武两乡前线慰劳队”的旗子，头前带路，浩浩荡荡，向相距七十里的食宿站岔河镇进发，日落前到达岔河小学。此时，镇上居民逃走一空，回家的只是极少数，我们吃住都相当困难，大家胡乱吃了点自带的干粮，就在学校教室的破烂桌凳上住宿一宵，次日凌晨，继续西行，向台儿庄前线进发。

三、群众的支前热潮

我们在组织农村小学师生征集劳军物资的过程中，任务完成之速，十分惊人。不到两日，即征集了上千斤慰劳品（包括用现款买的），如果不是怕车队太长，目标过大，把征集范围进一步地扩大起来，可以肯定，不出三、四天，多子现有数倍的慰劳品，是不难征到的，而更大的慰劳队，会立即形成。这里仅举几件令人十分感动的事，来说明当时群众的支前热潮。

“鸳鸯鞋。”在董庄（或庄场）收集慰劳品时，忽然在塞人一双大鞋里的袜子底下，发现了两只农村妇女穿的小鞋。这个“奇迹”一出现，全场的人立即活跃起来。有人拍手笑道：“鸳鸯鞋，大吉大利，我们前线也有娘子军嘛！”另有人说：“你说的娘子军，是三百年前农民义军女

将、三寸金莲的红娘子。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前线的女战士，都是大脚板呀！”于是大家便让经手征集的一个小同学，把小鞋拿去送还原主。据这位小同学说：“这是从一个刚回门新娘子的鞋筐里拣出来的。当我们上门动员捐献时，她正在烙煎饼，腾不出手来，让我们在她满筐子的‘回门鞋’里随便挑，（本地风俗，新出嫁的女儿，一般要在首次回娘门时，替婆家所有的人各做一双鞋袜，称‘回门鞋’）。她说：“只要是兵能穿的，你们都拿去，赶明儿我再另做。”我们共挑出两双大鞋。据说是给公公和丈夫做的。这双塞在大鞋里的小鞋，一定是给婆婆做的喽。因她一时忙乱，没有想起来，由此可见，在县动员委员会的深入宣传下，临近抗日前线的地方，连家庭妇女对浴血抗战的前线将士，都是非常关怀的。

“抗日救国，人人有责。”我们组织慰劳队时，各村青年纷纷要求参加，简直无法劝阻，特别是出发之前，很多青年推着空车子来，争着要带慰劳品，好容易被我们以车队不宜太大，以后还有第二、第三批慰劳队等理由婉言劝阻了。例如队员孙克栋，当时个头虽已接近成人，但年龄还不满十八岁，他早已把车子装好了，经我们一再动员，要他把慰劳品让给年岁较大的青年带去，可他怎么也不愿离开慰劳队，我们只好请他舅父周庆凯“命令”他留下，但他仍不同意，并以十分决断的口气表示：“抗日救国，人人有责，我一定要去”，最后只好让他同去了。

“我们也去慰劳。”慰劳队出发后，沿途休息时，都向群众开展宣传工作。不少农民，特别是青少年，都受到很大的鼓舞。有的推着车子，要求参加慰劳队，我们费了很

大的力气，才劝阻了他们，在车队经过陈楼村时，几位当地的青年，看了我们的车队并听了宣传后，立即行动起来，开始组织慰劳队，募集慰劳品，积极准备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。

四、日军弃尸遍野、臭气熏天

我们的车队刚出岔河集西门不远，即感到斜对面刮来的西南风，不断带来一股股臭气，而且越来越浓，继而发现路旁躺着三三两两的日军和死马的尸体，有的死尸身边还横着指挥刀，更多的是胸前背后都挂满了手榴弹。这都是日军仓惶败退未及收拾的尸体。已经运走焚化的，肯定比这更多。这些尸体在春末夏初骄阳的多日照射下，皮肤已呈灰黑色，有的肚子鼓胀得滚圆，活象只死猪，除了散躺在地上的以外，还有的被成批地埋在一些土堆里，这都是我方打扫战场的人，刚刚掩埋的。可能因为死尸太多，掩埋得很匆忙，甚至打扫战场者难免带着不可克制的仇恨情绪，草草添上点土就算了。因此坟堆上露出许多胳膊和腿。移时，我们已经深入到死尸堆中，所以臭气较前更浓，几乎令人窒息，尽管用手帕把口鼻包了几重，依然能够透进臭气，不少人被呛得呕吐狼藉，头昏眼花，所以有人说：“日本小鬼真坏，活着欺负我们，死后还要用臭尸体来呛我们。”

台儿庄东郊的大片土地上，尸上落尸，堆积成丘，处处可见。据说，我方阵亡人数也相当多，但因居于守势，毕竟比日军要少，而且都已及时转移后方掩埋，所以一直没发现一具我军将士的遗体。再往前走，到了北门外，折

而北行，直到贺庄，中间约三四里的地段，是经过数次拉锯战，反复冲杀，争夺最剧烈的焦点。这里躺的日军尸体就更多了，而且有的少胳膊断腿，残缺不全。

五、贺庄战迹巡礼

台儿庄东北的贺庄，是日本侵略军攻夺台儿庄的最前线据点，也是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。据说由于敌人采取守势，我们是在反击，加上武器较差，因此在这里阵亡的官兵多于日军。不过我方已及时将英雄们的遗体转移后方，或择地掩埋，无一遗留，而敌人凭借深沟高垒的掩护，可能在撤退时，把尸体带走了，所以也未见到日军的遗尸。

日本侵略军在贺庄构筑的工事相当坚固。他们在--人多深的战壕外面，又筑了一重“树寨”。树寨，又叫“木城”、“鹿角寨”，是用大树排列起来的。日本侵略军把附近各村的大树，都整棵地砍伐了来，在贺庄南面东西数里的战壕上，密密地平卧着。树梢向南，对着台儿庄城，树根向北，搭在土埂上面。这样，就在贺庄西南，筑成了一条高达丈余、杈丫交错的树障。树障以内，还有壕沟和土埂的阻挡；同时，在数里长的树寨上扯着两三道铁丝，每隔丈余系着一个铃铛，以防偷营摸寨，使我方明攻暗袭，均感困难。

我们到达贺庄时，看到战壕上平放着许多门板，沟里铺着数层棉被和军毯，并丢了满地的罐头和香烟盒。整个工事，都还保持原样。看来是我们守军有意保存，供人参观的了。大家正在观看时，忽见由村里走出一大群人，其中有不少外国人，据说是七、八个国家的新闻记者，前来

参观采访的。陪同参观并供咨询的，除了军方人员外，还有该村的谭保长。我们也随之加入这个记者群。听保长讲述反复拉锯争夺的战斗情况。据他说：“日军曾多次越出战壕，向南进攻台儿庄北城墙（早已塌平），均被我军击退，龟缩进战壕里。最后，我军上阵的大刀队，一鼓作气，越过树寨，冲进战壕，与敌拚搏，大刀落处，血肉横飞，你们所见的那些缺胳膊断腿，脑瓜削去半边，或整个搬了家的，便都是我们这些勇士的“杰作”了。敌阵受此突然冲击，立即乱成一团，接着我们的主力部队又从各个方面予以痛击。兵败如山倒，前沿溃退，后队便慌乱不可收拾，以致一退数十里。

谭保长送走了各国记者，又带领我们进村参观。因为村里有时会发现尚未起完的地雷，他告诉我们，不可乱跑，要跟着他走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
据他说，我军攻入本村时，伤亡极大，其中有一团人全部牺牲，他并带领我们看村里的一个大塘，据说满塘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。现在塘已干涸，但泥土依然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。——不，应该说是千古流芳的“血香味”，因为这一胜利就是无数英雄志士，以其血肉之躯、浩然之气换来的呀！

我曾看到村边一棵大柳树，被日军把树皮削去一大块，在白色的树干上写着：“福岛队奋战之处”七字。据克栋回忆，他也看到另一棵树上写着：“常胜大皇军在此溃败”九字。我认为，这后一条标语，可能是我们的战士在喜获胜利之后，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和幽默的语气，针对前面那条敌军所写的标语，进行的辛辣讽刺。

六、一片废墟

我们在贺庄停留近一小时，即辞别谭保长，乘车西南行，直奔台儿庄北门驶去。因为这段路程是敌我双方反复冲杀最激烈的所在，所以日军的死尸较他处更多。我们骑着车子在横三竖四的死尸丛中穿行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尸体绊倒，因而很短的一段路却走了很长时间。在路上清楚地看到，原来在我们心目中相当繁华的台儿庄，却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城墙已经坍塌得连个影子也没有了。走进市里，更是墙倒屋塌，到处都是断瓦颓垣和大大小小的弹坑。从北关到南关连一间完整的房子也见不到了。据说侵略军从未到过市中心，所以看不到遗尸，腐臭的气息也渐渐稀薄了一些。至此，我们便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一齐下车缓行作为休息，正行进间，不知是谁突然惊叫：“又遇着死尸堆了！”及至跟前一看，原来我们已经走进一个大庙，地下躺着的“死尸”，乃是打坏了的“十八罗汉”等等塑象，这时我们才坐下来正式休息，约十余分钟后，继续登车南行。至南关内，又绕道出了东关，再折而向西南，奔往城南我们已经问明的于学忠军部驻地水晶沟。

沿途村庄都驻着军队，村里的房子经过炮火，剩余不多，部队大都住在“地屋子”里。这里离开最前线稍远，未见有日军尸体。但一片片已干的血迹，却随处可见。这都是为保卫伟大祖国，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，给我们留下的光辉灿烂、可歌可泣的遗迹呀！

七、敌机扫射

我们的车队正在行进，忽然发现七架敌机，自北向南

飞来，显然是退至这个战场以北仅仅三十多华里的日本败军，怕我军继续追击，来此进行侦察扰乱的。至此我们才深感自行车的车把和轮圈的反光，易被敌机发现。队长吴云培当机立断，叫大家把车子放倒在地，人向两旁疏散，离开车子越远越好。果然我们车队已被敌机发现，七架飞机一齐向车子俯冲而来，疯狂扫射，去而复回。来往四五次，射得地面尘土飞扬。我们都散开卧倒在麦田里，这时麦苗不过一尺高，还遮不住身体。但这里距离躺满日军尸体的城东和城北并不很远，敌机沿途自然看得很清。它可能把我们也看成了死尸，所以我们十三个人中，只有田增友的礼帽檐被子弹打了个洞，其余的人，身体衣帽均无损伤。

不过，这个危险的情景使我们这些从未经过飞机轰炸和扫射的人，心情都极度紧张。敌机去后，我们各自谈论卧在麦田里，眼看着敌机来往扫射时的心理状态，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想法，即各人只知自己还活着，其余的人能活着回去一半就不错了。结果一点伤亡也没有，真太侥幸了。

我们回到公路上察看自行车，发现有的蒲包被子弹打穿，一辆车子的轮圈上钢条被打弯了一根，幸而未打着轮胎，没有给我们造成麻烦。为了预防再遇到敌机，我们扒些路沟底下的烂泥，在车把和轮圈上涂了一层，才又继续赶路。这时，我们才深深感到，在出发前没有重视郭万镗的意见，未曾采取必要的防空措施，是一个很大的失误。

在此，有必要把上面所提到的失误补叙一下：我们的车队，在龙池小学整装待发时，队员郭万镗突然提出：“车队目标太显露、万一碰上敌人的飞机，多么危险！”当时

有几个年纪较轻的队员说：“只有你万镓（“镓”与“一”同音）怕碰上飞机，我们不怕。”大家听了，立即哄笑起来，万镓受不了这个刺激，加上胆小，原来就有顾虑，至此索性退出了慰劳队。他车上装的慰劳品，立即被另外一位青年抢先卸下，绑在自己的车子上，加入了慰劳队伍。

郭万镓平素胆小，但人极老成持重，对事情观察审慎，素为我等所不及。这次他提出车队目标太大，如果不是遭到讽刺，他很可能接下去提出些防空措施。可惜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忽略了防空的问题。就当时情况看，利用麦田和细柳条编织防空帽，再把锃亮的车把和车圈涂上一层颜色，是很容易办到的，然而我们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些，以至后来碰到了麻烦，险些出了大问题。事后我们每逢谈及此事，都因对郭君意见未予重视而感到遗憾，并引以为戒。

八、热情的接待

水晶沟村离车辐山不远，房屋多是石墙。这里距最前线稍远，所以村民虽已逃空，房子却还剩下一些。我们进村后，向在村口放哨的战士询问军部驻地。一位挟着武装带的巡逻军官，当即命令一个战士把我们带进村，来到一个房屋非常矮小的篱笆院门口，望见院里站着一位军官，年约四十余岁，中等身材，身后跟着不少随员。我们队伍中有人低声说：“这就是于学忠。”（听战士说的，还是猜测，事后未曾弄清。）这位将军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后，态度十分谦和地对一位随员说：“把他们领到军需处，请江处长亲自接见，派专人好好招待。”说时一个传令兵已向

军需处跑去，先行通知。

我们走近军需处，处长江春炎迎出门外，，和我们一握手后，便带头走进一所简陋的农家四合院，再进入一个草顶石墙。坐北朝南的两开间小草房，这便是军需处的办公室了。室内除了电话、电报机及办公桌等器物外，还有两个理发椅，我们到时，两位高级军官（据说都是旅级以上的）正坐着理发。江春炎处长和这两位理发的高级军官，都十分亲切地陪着我们叙谈，一位副官亲自打来洗脸水，还有一位操办午餐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九、抗日军官的精神境界

听谈吐，两位理发的军官都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修养。我们正谈叙间，忽听数架敌机由远而近地飞来，接着就传来炸弹爆炸声，其中两颗就丢在屋后不远的地方。我们刚才被敌机扫射过，惊魂未定，又遇此种情况，自然都坐立不安了。但是江处长却一面神态自若地和我们谈话，一面照着镜子，先是刷衣服，继而又用保险刀光脸；两位理发的军官，也镇定如常。当时，我在想，房后的两颗炸弹要是稍微向前一点，丢到房顶上，满屋的人就都报销了，他们怎么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，连刷衣服、整容这些生活琐事都行之若素呢？一位理发的军官，看出我们惊惶不安的表情。便带有针对性地向我们发了一段议论，大意是说：——

你们刚遭遇敌机扫射，现在又听到很近的炸弹声，心里有些沉不住气吧？这不奇怪，我们在未当兵以前，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如此，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。其实，你如冷